

人文齐鲁

大众讲坛预告——
朱祖希讲述
中国古代都城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都城则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的都城总数大约在200座以上，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中国的都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明清北京城则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9月15日(周六)上午9:30
大众讲坛邀请到了中国民主同盟崇文科技支部主委朱祖希先生带来讲座《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朱祖希将从“城”字的字义说起，概略叙述中国都城的产生和它的历史演变，重点在于阐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特色以及具体体现，并进而追述它的文化渊源，从而使我们对古都北京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从城市史学家的角度，看待北京规划的几次大变迁，为你讲述规划背后的真实。

朱祖希，笔名“左屏”，1938年10月生，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同盟崇文科技支部主委。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城市规划局总体规划处工作，1986年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负责《环境保护》杂志社和图书编辑工作。1987年晋升高级工程师，并受聘为北京地理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分校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大兼职教授；临汾市政府顾问；北京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参加的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旅游地理研究会、全国经济地理教学与研究学会等。著作《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

时间：2012年9月15日(周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门票，欢迎参与

稿件及图片发至：wanghui3050@126.com
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之

女儿记忆中的父亲赛时礼与《三进山城》创作



电影《三进山城》剧照

□赛曙光

父亲作战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昆崙山战役银质奖章”和胶东军区“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电影《三进山城》是爸爸赛时礼依据自己的亲身战斗经历创作的。爸爸当年是胶东著名的抗日英雄，他于1938年投身革命，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先后四次负伤。由于爸爸作战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昆崙山战役银质奖章”和胶东军区“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后来爸爸又走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在战斗中头部负伤，伤还没好就参加了1947年的海阳战役。在指挥战斗中，担任代理团长的爸爸身中两颗机枪子弹，抢救了七天七夜才活了过来。这是爸爸第六次负伤，从此爸爸变成了一个浑身上下布满16处战伤、半身不遂的特等伤残军人。

1962年，爸爸由于身体严重伤残，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定为“终身供养”。昔日疆场驰骋的英雄如今只能在别人的照顾下生活，爸爸感到一种深深的落寞。他每天在屋里拄着拐棍走来走去，觉睡不着，饭吃不下，满脑子都在想着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是这样一个右眼失明，右手致残，半身不遂，活动极为困难的特等残废，又能干什么呢？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事迹使爸爸眼前豁然开朗。“我的大脑还很敏捷，左眼、左手还管用，又有丰富的战斗经历，学着写点东西还可以吧。”爸爸找到了新的生命航标——拿起笔来，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继续书写战斗的篇章。

就这样，爸爸拖着特等伤残的身体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战斗”。1963年，爸爸开始动笔写作。第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爸爸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当年在家乡文登打鬼子的一段战斗经历。

1942年，已是东海军分区主力部队连长的爸爸，在带领部队去攻打敌人一个大碉堡时，左腿被机枪打穿，伤愈后转到地方部队，担任了文登县独立营二连的连长。从此爸爸这个瘸子连长以毛驴为坐骑，率领连队与日寇、伪军周旋战斗在文(登)——威(海)——烟(台)公路两侧，打伏击，截汽车，拔据点，闹县城，闯威海卫……一年多的时间就与日伪军战斗上百次。爸爸打仗机智勇敢，胆子大，点子多。他经常化装深入敌穴，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有时身穿丝绸褂，戴着墨镜，手拿“文明棍”，化装成汉奸，与敌人周

36集抗日战争电视剧《三进山城》即将在荧屏播出，这部电视剧是根据赛时礼的电影文学剧本《三进山城》改编的。

这些天来，爸爸赛时礼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充满传奇色彩、九死一生打鬼子的故事，他那不顾身体严重伤残夜以继日创作《三进山城》等大量抗战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的情景，令我魂牵梦萦——

旋；有时化装成商人，出入县城，收集情报，侦察敌情；有时化装成红纸做成的膏药旗，举着通讯鸽子笼，大摇大摆地去端敌人的炮楼。

爸爸曾巧妙地把炸药藏在粪桶的夹层里，炸毁敌人的弹药库；将手榴弹捆在特务队长身上，把拉环拴上长绳握在自己手中，顺利撤出敌人层层布防的威海城。爸爸率领的二连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当时在胶东东海一带，“赛瘸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而鬼子伪军一听说“赛瘸子来了”，便不敢出去抢粮抓人。

爸爸将这段挥洒着青春与胆识，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战斗岁月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文学创作。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三十多次的修改，小说《三进山城》于1964年10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身体的严重伤残给爸爸的创作带来了炼狱般的痛苦，况且爸爸只有四年小学的文化底子，对于文学创作一窍不通。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爸爸以当年攻碉堡的勇气坚持用左手写作。

寒来暑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三十多次的修改，爸爸在极为艰难的写作中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取名《三进文城》。小说主要写抗日战争时期，我文登县独立营某排战士，在连长带领下，三次化装进入文登县城，与敌翻译官、警备队长周旋，斗智斗勇，捉拿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的故事。

1964年春天，爸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山东人民出版社

赛时礼
军旅作家



社，接待爸爸的是文艺编辑室主任赵炳南同志，他对爸爸非常热情，说看完书稿后尽快答复。爸爸焦急地等待着，仅仅过了十来天，赵炳南主任和编辑邱勋就来到家里看望爸爸。小说《三进山城》的责任编辑邱勋在他的回忆文章《情谊无涯，从“三进山城”开始》中对那次见面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宿舍见到了作者赛时礼同志。他身材高大，性格开朗，谈吐豪爽。他说，稿件所写是其亲身经历，没有任何虚构。他只上过几年小学，文化水平不高，此文是他‘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作者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感染了我们，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敬意。交谈中，发现他对民间戏曲甚为熟悉，且很善唱京剧。他很会讲故事，记忆力特好，许多战斗经历讲起来栩栩如生，细节逼真，语言幽默泼辣。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眼前这位特等残废军人，有一定军旅文学的创作基础，有可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军事文学作品。回来以后，编辑部当即决定，由我为此书责任编辑，帮助赛时礼同志把《三进文城》改好出版。”

在责任编辑邱勋的指导下，爸爸冒着酷暑，反复修改文稿，经过数月拼搏，小说终于定稿。发排前，因当时小说《刘志丹》写了真人真事遭到批判，而《三进文城》很容易使人想到写的是文登城，同样有真人真事之嫌，为避免牵连，副总编安林同志提出改书名为《三进山城》，并将书中的文登县改为登海县。1964年的金秋10月，爸爸的小说《三进山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五易其稿，1965年7月25日电影《三进山城》在东北的兴城与山东的蓬莱正式开拍

小说《三进山城》出版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副导演韩敏回天津探亲时，在火车站的书摊上看到了小说《三进山城》。那时长影正在筹备拍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影片，韩导演发现这部表现抗战题材的小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很适合拍电影，于是就买了下来。回到长影后，她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导演张凤翔，张导演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马上给山东人民出版社发电报，问作者在何处，出版社回电告诉张导演，作者是济南军区的一个特等残废军人。于是长影厂马上派张凤翔导演来到济南，与济南军区联系并征得同意拍摄该片。张导演本想叫爸爸去长影厂改编电影剧本，但因为爸爸的身体状况太差，东北天气又冷，所以决定在济南改编。

当时正是新年前夕，张导演和韩导演都没有回家过年，和爸爸一起紧张地改编电影《三进山城》的剧本。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是一次新的艺术创作过程，原来小说的情节、人物、语言，都要用电影的结构、语言、蒙太奇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这对于爸爸又是一次新的挑战。爸爸就像在战斗中领受了新的任务，满怀激情地去攻克新的碉堡。

在张凤翔导演的帮助指导下，爸爸夜以继日地编写电影剧本。他像着了魔一样，废寝忘食，睡梦中的呓语都是电影的对话。由于身体虚弱，太过劳累，爸爸曾

几次昏厥，他是在用生命向着电影艺术的殿堂冲刺。

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爸爸尽管对电影创作不熟悉，但是他那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却帮了大忙。爸爸脑子里装着许许多多生动的战斗故事和鲜活的人物，用他的话说“一肚子，两肋巴，脊梁上背着两背褡”。所以在创作中，对于导演提出的意见，爸爸反应敏捷，点子层出不穷，像电影《三进山城》中把手榴弹捆在侦察队长刁德胜腰间，而把导火索穿过他的衣袖握在我军连长手中的令人叫绝的情节，就是爸爸智闯威海卫活捉敌侦察队长，连闯三关胜利出城时使用的办法。这个情节以及影片中的许多精彩鲜活的情节，都是当年爸爸的亲身经历，一旦需要便如囊中取物，信手拈来。电影文学剧本《三进山城》与小说相比较，故事情节的主线没有变，不过三进山城的目的由除掉叛徒、营救被捕同志改为配合我军反扫荡，消灭盘踞在齐阳城的鬼子。影片中增加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精彩情节，使故事更加惊险、曲折。可以说影片集中了爸爸与战友们跟日寇、伪军作战中斗智斗勇的最精彩片断，因此爸爸总是说，《三进山城》是“战斗生活的馈赠”。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五易其稿，1965年5月，《三进山城》电影文学剧本定稿，进行分镜头处理。7月25日电影《三进山城》在东北的兴城与山东的蓬莱正式开拍。

“文革”时期，《三进山城》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遭到了批判和禁锢

1965年10月，电影《三进山城》拍竣，1966年4月影片在全国上映。当年，《三进山城》电影拷贝发行280多个，随后又被翻译介绍到东南亚、东欧、非洲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受到广泛的赞誉。香港《大公报》曾报道，此片在香港放映长达一月不衰。这一切都是爸爸和长影厂没有想到。

正当爸爸还沉浸在电影《三进山城》带来的喜悦之中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无情地袭来了。《三进山城》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遭到了批判和禁锢。

“四人帮”被粉碎后，《三进山城》作为首批解禁的影片又开始在全国放映，爸爸和《三进山城》一起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

小说和电影《三进山城》使爸爸走上了文学、影视创作之路，此后他陆续创作了小说《智闯威海卫》、《陆军海战队》、《追踪》、《宁海沉浮》等作品，创作拍摄了《智闯威海卫》、《沉日》、《血腥》、《敌腹掏心》等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成为著名的军旅作家，当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以电影《三进山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军事题材的作品使爸爸在文学、影视艺术的舞台上放射出独特的光彩。正如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给《赛时礼作品选》作序时所说的：“赛时礼是一位多产的军队作家。和一般作家不同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英雄，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极为生动和真实地展示了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果敢、大智大勇，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